

特朗普任命女婿白宫高级顾问

这一任命是否违反《反裙带法》引起美国各界热议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1月9日宣布,任命其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为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说,这一职位将是政府中“一个关键的领导角色”。不过批评者称此举涉嫌违反《反裙带法》,可能造成利益冲突。

库什纳将不领取薪水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描述库什纳是“广受尊敬的商人和房地产开发商”,在他自己竞选时和政权过渡中一直是“可信任的顾问”,为制定和执行其胜选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的声明没有提及库什纳和他的亲属关系。

特朗普团队称,库什纳将要“顾问”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贸易谈判、中东政策和政府运作等。他将和特朗普之前任命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总统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班农共同工作,负责执行特朗普的计划。

库什纳随后发表声明称为有机会为国家服务感到自豪,并称被当选总统和美国人民的激情所鼓舞,并很荣幸加入这支极有天赋的队伍。

为避免利益冲突,库什纳已宣布将与自己的家族企业脱钩并出售股票,特朗普团队也宣布库什纳将不领薪水。特朗普还宣布女儿伊万卡将不会在白宫任职,并将带着三个孩子前往华盛顿与库什纳同住。两人最近在华盛顿购买了一栋价值550万美元的豪宅。

库什纳是知名纽约房地产开发商和媒体运营人,生于1981年,20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2006年收购《纽约观察家》周报,2007年获得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和MBA学位。由于2008年出任库什纳公司首席执行官。

支持者称白宫任命与联邦政府不同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议员1月10日向司法部部长林奇及政府道德办公室发出联名信,要求调查特朗普任命库什纳为白宫高级顾问一事是否违反《反裙带法》,尤其是库什纳上任是否涉及利益冲突。联名信称,库什纳的白宫职务有可能让其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得到商业利益上的好处。

上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政坛裙带关系十分普遍,任命亲属在政府中任职司空见惯。约翰·肯尼迪总统更是任命自己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为司法部部长,从而使民众的批评声浪到达顶点。1967年,美国国会通过《反裙带法》。该法禁止联邦官员及国会议员任命、提拔和推荐任何亲属出任其控制下的“联邦机构或部门”职位。特朗普这一任命是否违法当即引起美国各界热议。

特朗普的助手辩护说,有关反裙带关系的法律不适用于白官人事安排。特朗普支持者称,白宫相当于总统的“私人秘书处”,与联邦政府部门区别甚大。

即便是希拉里的好友大卫·布鲁克也承认,库什纳的任命应该不会有问题。

与特朗普交恶的民主党籍纽约市长白思豪也罕见地表扬库什纳上任会对纽约有帮助,他作为市长愿意与之保持联系。白思豪称库什纳“比特朗普提名的内閣班子人选中的大部分更适合担任公职”。



2016年6月7日贾里德·库什纳(后排左)与伊万卡(后排右)在美国纽约出席特朗普竞选活动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议会认定总统马杜罗“放弃职务” 最高法院宣布议会决议无效

委内瑞拉“宫斗戏”高潮迭起

■本报驻墨西哥城记者 贾泽驰

委内瑞拉议会9日通过了认定总统马杜罗“放弃职务”的提案,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稍后宣布此项决议无效。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此前发表声明称,总统“正在正常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议会无权绕过最高法院解除总统职务,应立即停止违宪行为。

反对派借委当前危机发难

委内瑞拉议会163名议员中103人对决议投了赞成票。委内瑞拉议会此次认定总统“放弃职务”,是反对派控制下的议会与“查韦斯派”控制下的中央政府与最高法院最近一年来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新戏码。根据委内瑞拉宪法第233条的规定,总统在出现“死亡、请辞、被最高法院解职、身体和精神上丧失行使职权能力”等情况时,可以被议会宣布为“放弃职务”。如果被宣布为“放弃职务”的总统就职不满4年时间,应当在此后30天内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

委内瑞拉议会认为,马杜罗因为政策不当,导致委陷入当前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属于宪法规定的“身体和精神上丧失行使总统职权能力”的情况,且马杜罗就职不满4年,因此议会有权宣布马杜罗“放弃职务”,并组织新的大选。

最高法院则认为,委宪法第233条里还明确规定了,对总统“身体和精神上丧失行使职权能力”的认定“需要由最高法院指定的医学鉴定小组”做出,并得到议会的批准,然后才能由议会来宣布总统已经“放弃职务”。此次议会跳过最高法院指定医疗小组等程序,直接宣布总统“放弃职务”,完全是越权和违宪的行为,是无效的。

反对派领袖对罢免总统不抱希望

委内瑞拉前议长亨利·拉莫斯是委



1月9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加拉加斯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讲话。
新华社发

知名反对派领袖。他9日表示,对于迫使马杜罗下台并举行新的大选,他并不抱多大希望,“我们不是智力不健全的人,我们知道不会有新大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放弃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2015年底委反对党联盟历史性地获得了议会多数席位后,反对派以议会为武器,同控制政府和最高法院的“查韦斯派”纷争不断。在“放弃职务”这个新戏码之前,双方已经各自把要现行宪法翻了个遍,竭力找出对自己有利的条文,上演过数场较大的“宫斗剧”了。

2016年4月,反对党联盟按照宪法规

定,提出公投罢免总统的申请,并提交了启动程序所需的1%选民的签字。但国家选举委员会10月称,反对党联盟提交的签字中有造假,下一步的罢免程序必须中止。反对党联盟立即指责国家选举委员会恶意阻挠罢免公投,马杜罗政府涉嫌“破坏宪法”,并因此要求“政治审判”马杜罗。但这一要求也毫无悬念地遭到了最高法院的否決。

除了巨大的“政治内耗”外,委内瑞拉目前还面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由于委央行停止公布相关经济数据,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只能对委内瑞拉经济现状进行估算。据估算,委2016年全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500%至750%。就在本月8日,委一次性提高最低工资50%,这是委一年以来第5次提高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年涨幅高达322%。8日提高后的委最低工资为4万玻利瓦尔,以官方汇率计算约合60美元,但在黑市上只能兑换到12美元,勉强够吃5顿早餐。委在去年底宣布停用原先流通的最大面值即100玻利瓦尔的纸币,改发行500至20000玻利瓦尔面值的新纸币,通货膨胀之严重可见一斑。

2016年圣诞节前夕,委内瑞拉多地还发生了民众哄抢商铺的事件,包括多家华侨商铺在内的超市、商店遭大规模砸抢。

哈里提出“东北倡议”,又称“布哈里计划”,从农业、医疗、和平、就业、人员安置等八个领域进行国家投入。但目前来看,这一计划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作为一个长期计划,其效果还有待观察。

值得引起警惕的是,强力军事打击可能促使博科圣地进入新的转型期:比如,从占有领土转向更加机动的游击战。早期的博科圣地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存在,因此拥有占有领土的传统。但是在极端化后,尤其是当前的高压打击下,博科圣地可能被迫选择更加灵活机动的策略。这无疑将增加铲除博科圣地的难度。

此外,博科圣地与其他恐怖组织的联系可能会加强。博科圣地得到了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索马里阿沙布的资金和武器支持,它与“伊斯兰国”之间的效忠关系并没有事实证明,但不能排除未来的可能性。同时,连接萨赫勒和撒哈拉地区的“不稳定之弧”正在形成,乍得湖地区在这一走廊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前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压缩了各恐怖组织的生存空间,但是却有可能促使恐怖组织间借助这一走廊加强联系。

最后,针对国际公民的暴力事件可能会增多。随着领土的丧失和空间的压缩,为了生存,博科圣地未来将很有可能更多采取劫持国际公民来获得赎金。这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涉嫌虚假陈述与朴槿惠之间的权钱交易

三星“太子”或被控伪证罪

韩国媒体10日报道,因牵涉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检方正考虑对三星电子副会长、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提起诉讼,罪名为伪证罪。

检方怀疑,李在镕向朴槿惠亲信崔顺实成立的两家非营利性基金会捐款,以换取朴槿惠对一桩并购案的支持。这一并购案对于李在镕继承三星集团经营权、加强对集团的控制至关重要。

负责调查“亲信干政”事件的独立检察组认为,李在镕上月出席国会听证会时就与朴槿惠之间的权钱交易作出了虚假陈述,考虑对其提起公诉指控。

包括李在镕在内的多名韩国大企业负责人上月出席国会听证会,就“权钱交易”接受议员问询。

李在镕当时称,朴槿惠在2015年7月与他的私人会谈中,没有提及或要求他向崔顺实控制的基金会捐款。同时,他也否认“为了某些回报而提供支持或捐款”。

不过,青瓦台前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安钟范的一份会议记录似乎泄露了“天机”。调查人员根据这份记录的内容推测,李在镕和朴槿惠在那次谈话中讨论了“捐款”事宜,承诺向崔顺实的两家基金会提供204亿韩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

安钟范在会议记录中还写了“骑马”字样,并提及两名在韩国马术协会任职的三星集团高管,旁边写着“换掉”。韩国马术协会被指为崔顺实之女、马术运动员郑某提供了特殊便利。根据一些韩国媒体的说法,安钟

范曾对调查人员透露,朴槿惠认为三星集团对韩国马术协会的支持力度不够,对此表示不满。

调查人员同时发现,除了向崔顺实的两家基金会捐款外,三星集团还涉嫌向崔顺实及其亲属控制的公司或组织提供资金。

其中,三星集团被指向崔顺实及其女儿郑某设在德国的一家“皮包公司”提供了28亿韩元(约合1600万元人民币)资金,还以向一家儿童体育中心捐款的名义,给崔顺实外甥女张时镐(音译)16亿韩元(约合930万元人民币)。

检方怀疑,李在镕称与崔顺实2016年2月才相识的说法也不属实,他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朴槿惠与崔顺实的“特殊关系”。借由对崔顺实的“慷慨解囊”,李在镕意图巩固对三星集团的控制。

根据检方说法,为了“回报”李在镕,朴槿惠被指要求三星大股东之一、韩国退休金管理机构“韩国国民年金团”支持一桩并购案。这桩并购案涉及三星两家公司,对李在镕稳固集团继承权和获取经营权至关重要。

针对此案,独立检察组9日传唤了三星未来战略室室长、有三星集团“二把手”之称的崔志成和次长张忠基。韩国媒体认为,检方此举意在向李在镕施压。一旦证实上述利益交换行为确实存在,检方将以受贿罪和行贿罪起诉朴槿惠和三星集团高管。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日本科学家研究推测

地球内核“缺失元素”或为硅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科学家研究推测,构成地球最深处内核的“缺失元素”或许是硅,如果研究属实,则有助于人类进一步了解地球构造。

内核是位于地球最深处、一个半径1200公里的固体球体。由于所处位置太深,科学家只能通过研究地震波通过该区域的方式推测其构成。目前已知,地球内核重量的85%为铁、10%为镍,另有5%成分因无法确定被称为“缺失元素”。

日本东京大学研究人员把铁镍合金与硅混合,将其置于与地球内核压力和温度同等的环境下,发现结果与地震波数据吻合,因此推断硅为地球内核的“缺失元素”。

(袁原)

网络游戏“我的战争”入围年度设计大奖

在网游中体验战争的残酷

《地球村印象》

■本报记者 王卓一

据英国《卫报》报道,在伦敦设计博物馆评出的2016年度设计奖作品中,波兰“11比特”工作室设计开发的网络游戏“我的战争”获得提名。这款游戏讲述了在波兰的邻国、某个虚拟的东欧国度“格拉斯纳维亚”的“波哥伦市”,正在经受战火蹂躏,而普通平民如何绝望而努力生存的故事。

“未卜先知”预言乌克兰东部冲突

2014年3月,“我的战争”正式发行前几个月,“11比特”还在探讨“我的战争”可能的结局。工作室成员沃伊切克·塞特拉克建议的结局是,外国军队控制了“格拉斯纳维亚”这个波兰属弱邻国的部分领土。

一个月后的现实世界里,波兰邻国乌克兰政府在该国东部地区实施“全面反恐行动”,并决定派遣军队参加。亲俄武装随后宣布建立“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陷入了长期动荡。塞特拉克的“我的战争”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11比特”最终没有采用这个结局,原因是他们不想让人们认为这款游戏虚构的游戏和一场特定的武装冲突相关。

普通战争游戏的内容一般都是玩家之间的打打杀杀,但“我的战争”中的玩家的目标却是作为一群战争难民如何在深陷战争泥潭的现代城市里寻找资源努力存活下来,情景设定倒是和目前的难民危机有点类似。

“波哥伦市”的战争环境构建主要基于20世纪发生在东欧的数次围城战:1942年至1943年的列宁格勒保卫战,1944年的华沙起义,1992年至1995年波黑战争期间的萨拉热窝围城战等。设计者还特意在游戏场景中加入了一些老房子,以展现东欧旧时风貌。但用工作室成员马齐·苏勒茨基的话说,“我们不想把游戏背景设置在一个特定的城市,一个特定的年份”。其实,“我的战争”的场景与刚刚结束不久的阿勒颇巷战也有几分相似——和阿勒颇一样,“波哥伦市”同样没有自来水,医院遭到轰

炸,受伤的平民也无法疏散出来。

贯穿游戏的主线自然是战争中的城市环境。工作室成员帕维尔·梅霍夫斯基说:“这就是现代冲突的样貌。市民们不能躲在森林里,只能依靠其身边的条件过活。”

随着冲突的进行,游戏中的一些地点也可能在不同时间呈现不同的状态:先前是个交易场所的集市也许会突然空空荡荡,因为狙击手在这里交火了;教堂既可能是个安置难民的临时港湾,也可能被暴徒迅速占领。在“我的战争”中,食物是很难找到的。如果你带领的小团队从废弃的房子里翻捡不到足够的食物的话,那就只能偷窃,和邻居交易,或者制作简易的捕鼠装置抓老鼠充饥。每天晚上,你在游戏里可以派出一名幸存者去一个地方寻找食物,这些地方包括毁坏的公寓楼、超市或医院等,或安全或危险,远近各不相同。

战争幸存者子孙的反战信号

一些萨拉热窝围城战幸存者曾批评“我的战争”对战斗环境做了夸张处理,导致对人性的看法过于悲观。但塞特拉克指出,“11比特”通过对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研究,发现了在战争的极端条件下“人相食”的悲惨故事,而萨拉热窝在围城战期间至少还有个尚能运作的政府,“所以社会状况并未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梅霍夫斯基认为“我的战争”是个“反战信号”,尽管他不确定这种感觉是否和波兰近代屡遭外国入侵的历史有关:“一方面,我们是战争幸存者的子孙;另一方面,我们又是能够体察他人感情的人,这样的人满世界都是。”

塞特拉克觉得在当今这个战火四起的世界上,这款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的游戏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非战斗人员在现代战争中的境遇没有改变:“被困在战区的人们无论时间和地点,都遭受着同样的痛苦……他们的命运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强度,以及‘带枪的人’的残忍程度。”他说:“我们的工作最重要的意义是,证实了每个波兰家庭都拥有的战争故事带给我们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战争给予伤害最深的人,恰恰是最无力影响战局的人。”

失去据点的“博科圣地”终结了吗

专家视点

■周玉渊

去年12月24日,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宣布,尼军方成功收复本土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省萨比萨森林深处的最后一处据点。这标志着经过18个月的军事行动后,尼日利亚军方以及多国联合部队已经完全夺回了被博科圣地占据的领地。自反叛以来,博科圣地已造成两万人死亡、240万人被迫迁移、14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救助的灾难。

然而,没过多久博科圣地就发布新的视频录像,其头目谢索宣称自己依然活着。1月9日前后,博科圣地又先后在迈杜古里和约比州发动了针对军方营地和民众的恐怖袭击。这表明,博科圣地并没有被真正消灭,或许正如谢索所宣称的,“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博科圣地是尼日利亚三大安全威胁(另外两个是几内亚湾海盗、尼日尔三角洲复仇者武装)中最严重的,极端化后的博科圣地已经成为全民公敌。尤其是2013年200多名奇博克女孩被该组织武装劫持之后,博科圣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由被劫女孩家属发起的“救

回我们的女孩”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社会运动。

相比前任总统乔纳森的反恐不力,布哈里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博科圣地问题,为此尼日利亚不惜投入重兵,采取空袭、地面进攻、多国联合作战的方式,将反恐司令部从阿布贾直接搬到前线城市迈杜古里,更是反映了布哈里在打击博科圣地上的决心。因此,军事上的胜利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一方面是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有所交代;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国内外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当下转移国内视线、提升国民士气和支持率。

但是要真正解决博科圣地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虽然收复了博科圣地的最后一处据点,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该组织已遭到致命打击。2009年的一场打击行动几乎清除博科圣地,但结果是博科圣地很快重组和反弹。同样,这次的军事胜利通告仍存在着大大的问号。目前军方并没有公布博科圣地的伤亡情况,被劫持的奇博克女孩仍有196人下落不明。被击溃的极端分子扮作普通民众,分散到乍得湖周边的居民区,使军方的军事打击行动事实上遭遇了瓶颈。这些迹象表明,这更像是博科圣地的策略性转移。据最新报

道,博科圣地成员已经在博尔诺州南部的塔拉巴州和包齐州开始重新聚集。

其次,铲除滋生恐怖活动的“土壤”是一个重要现实难题。落后和不发展是滋生恐怖活动的温床,反过来恐怖活动又破坏了当地脆弱的经济和社会生态。博科圣地问题被认为是导致当地不发展的主要原因,这事实上掩盖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即尼日利亚东北部有限的自然资源与庞大的人口之间的矛盾。其中,乍得湖作为当地经济和生活的重要依靠,其面积从上个世纪的2.5万平方公里锐减到当前的2500平方公里,而周边人口则增长了三倍,约4500万人。这一对矛盾大大制约了当地的发展,并给社会冲突带来了隐患。如何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将是根源上解决恐怖主义的关键。

第三,巩固军事打击的成果比军事打击本身更难。军事成果的巩固需要当地政府和社会、中央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联合国、欧盟、国际和当地非政府组织一直是尼东北部冲突地区的主要社会参与力量,但这种参与更多是短期的、应急性的,以人道主义救援为主,无法从根源上为当地的发展提供动力,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机会等。在国家层面,为了配合军事打击,布